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二二次会议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上午11时3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塞克先生	(塞内加尔)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马来西亚	阿德宁夫人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40718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1时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儿基会中东和北非事务区域主任Geert Cappelaere先生。

德米斯图拉先生在日内瓦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奥布赖恩先生在伦敦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Cappelaere先生在安曼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德米斯图拉先生发言。

德米斯图拉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以英语发言）

如各位成员所知，我将在几天后、即12月8日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届时，我将能够更加详细地阐述叙利亚总体的政治进程。该进程需保持势头，因为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只听任实地事实发生；我们还需要不断保持政治势头。

然而，今天让我们集中谈论阿勒颇的眼前危机。如安理会所知，也正如已指出的那样，我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同事、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儿基会的Geert Cappelaere区域主任将进一步阐述人道主义惨剧及联合国的应对行动，尤其并且具体是有关阿勒颇的应对行动。所以，就我而言，至少在这一阶段，我

当然可以回答几个方面的问题，因为真正的发言权属于那些正在处理或者想要处理人道主义层面的人。

过去两周来，对阿勒颇东部的地面和空中攻击，而且坦率地说对阿勒颇西部的攻击更加猛烈，以政府军上周末夺取东阿勒颇北部数区达到高潮，从而事实上把反对派把守的最大市内据点分隔为两边。据估计，先前由武装反对派占据的地区的近40%现在政府军手中。

过去几天来，成千上万平民逃离阿勒颇东部各社区前往该市其它地方。初步报告显示，多达1.6万人流离失所；事实上，正如安理会将从斯蒂芬·奥布赖恩那里听到的那样，该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如果今后数日交战继续扩大并且进一步加剧，可能还将有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因此，我强烈建议一并获悉，政府现已同意—我们驻大马士革的人道主义协调员和驻地协调员Ali Al-Za'tar与尽可能多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国际工作人员一道应该尽快前往阿勒颇，以便重新与我们许多同事（他们是叙利亚国民，并且已经开始在国家工作队工作）会合，从而协助在阿勒颇东部和阿勒颇西部的叙利亚平民。

坦率地说，阿勒颇的暴力并非单方面的。即使对阿勒颇西部的攻击规模不同，但最近我们看到从阿勒颇东部对那里的居民区进行袭击，包括11月20日一所学校遭到炮击，据报导有10名儿童死亡，许多人受伤。昨天，斯蒂芬·奥布赖恩—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报告称，过去数周，阿勒颇西部有多达2.5万人流离失所。安理会还将听到更多的最新情况。如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样，这个数字正在增加。

即使我们今天的焦点是阿勒颇，我们仍应记住，在伊德利布、哈马、Al-Waer、霍姆斯、拉塔基亚北部、西姑塔、大马士革西北和东姑塔，战争还在继续。这些地区中的每一个地区都值得我们单独介绍情况，但根本的一点仍然是相同的：军事战略

继续压倒政治战略，而平民则在此过程中付出惨重代价。

数十万人继续留在阿勒颇的反对派控制地区，由于战斗仍在继续，他们生活在持续威胁之下。其他人在试图逃离战斗时面临风险，增加了与设法穿越交战前线逃离相关的危险。我们收到了可靠报告，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反对派团体实际上一直在阻碍平民离开他们控制的地区。我们还感到关切的是，一到达政府控制地区或叙利亚国防军控制地区，被认为曾在反对派控制地区生活或与武装反对团体有关联的平民或许遭到逮捕。因此，各方的数十万平民需要援助。

联合国应能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或线路，并且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帮助，无论他们身处何方。简而言之，必须把援助送达阿勒颇内外的民众，并且必须保护留下来的人免遭报复。我们的立场必然是——过去在其它困难局势中的情况也一贯如此——联合国及其伙伴应获得允许并作好准备，以便把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送达阿勒颇东部各方手中。这是一个原则。接下来，如果无法立即全面和有效执行这项措施，考虑到目前的环境，联合国应毫不迟疑地帮助它今天能接触到的所有人。优先重点是接触到人，那些我们关心和担忧的人和6月以来就被切断人道主义援助的人。

11月20日，我在大马士革与穆阿利姆外交部长会面时谈到了对阿勒颇东部医院的空袭问题，秘书长本人也在同日对此进行了谴责。我公开建议，应向阿勒颇东部和西阿勒颇派出一个核查团，评估医院遭受的破坏，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驻大马士革人道主义协调员一直以来的建议。我今天在安理会再次发出此项呼吁。

主席先生，你或许记得，上个月，由于没有提出可以制止暴力继续的任何其它计划，我提出了一项阿勒颇政治倡议，这实际上不是人道主义倡议，而是有别于人道主义提案的一项全面倡议。这项倡议要求结束暴力、努斯拉阵线战斗人员离开阿勒颇

东部，并且保留当地的行政机构，不是分离，不是自治，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保留当地的行政机构。有权作出这种保证的人将保证这一点。不管以何种形式，这项建议通过最初洛桑会议一些与会者的后续会议和其它讨论，实际上已在洛桑讨论了至少6周。

我本人继续推动这些想法，包括在我最近访问大马士革期间和通过与反对派和武装反对派的接触。这项建议仍旧摆在桌面上，特别适用于阿勒颇东仍在武装反对派控制下的地区，努斯拉阵线显然还在那里。实地局势迅速发展演变，眼下该项提议的适用性看来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其中一些内容，例如努斯拉阵线离开当地、切实停止轰炸、人道主义准入以及——我要再说一遍——保留当地行政机构这些内容，仍然有效。

我坚信，帮助确保安理会认定为恐怖分子的战斗人员——努斯拉阵线——离开当地，这应当是并且可以成为叙利亚每一个人和国际社会仍旧能够同意的一个成果，这些战斗人员时至今日仍旧留在阿勒颇东部部分地区。因此，我敦促有关利益攸关方不要丧失他们对这项务实倡议的关注，这项倡议仍然有效，特别是在目前这个非常脆弱的时刻，现在预计阿勒颇东部的战斗或许将持续数周，造成许多连带不幸影响。这项倡议或许还可以拯救无辜平民的生命，并确保把恐怖分子与其它武装团体区分开来。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将简短发言，我也说过，有充分证据表明，军事思维方式现在在双方都占据上风。安理会应代表国际社会，呼吁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确保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保护阿勒颇的平民。但是，我们不要搞错：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军事事态发展中，没有任何一个发展指向有人所说的稳定持续、持久的军事解决方案。实际上，叙利亚悲剧的任何可持续解决办法都必须包括一个实现该国稳定的模式，以确保恐怖威胁不再出现，并且恢复稳定的叙利亚。我坚信，如果不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危机，将无法达成这个模式，这涉及共享

权力机制和执行安理会第2254(2015)号决议设定的议程。因此，我期待下周在12月8日亲自向安理会成员通报情况，进一步详细介绍可能和应有的备选方案，以便向前推进，实现政治进程。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奥布莱恩先生发言。

奥布莱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在国际海事组织伦敦办事处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我谨感谢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所作的通报，通报的内容与我们昨天对欧洲议会介绍的情况相吻合。

五年多来，联合国和整个人道界发出警告，提醒人们注意叙利亚冲突对成百上千万男女百姓和儿童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我们请求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走到一起，确保按照基本人道主义和国际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提供准入，以便提供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作出一切努力，实现政治解决冲突。我们的呼吁和安理会的请求——甚至是要求——总体来说都遭到无视。

叙利亚冲突各方一再表明，它们愿意不择手段确保军事优势，即使这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杀戮、致残或围困平民，使其屈服。再也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界限或红线。战争规则，这些脱胎于几代人惨重和痛苦的经验教训，并在150多年前，准确说是1864年在《日内瓦第一公约》中得到确立的神圣观念，却在叙利亚有系统地遭到忽视。

没有哪里能比阿勒颇更严峻地揭示出这场战争的残酷性。阿勒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有人居住城市之一，也是叙利亚的制造业首都，在过去五年中遭到了无所顾忌的破坏。我们都看到了近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炸弹和迫击炮弹落在平民区、住宅、学校、医疗设施、水站和电站以及公共市场的悲惨景象。我们不断看到人民遭到谋杀、浑身是血和疲惫不堪的令人痛心的景象。日复一日，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分昼夜地进行轰炸和炮击。围困的绞索已经收紧，被困的平民处于绝望境地。这些袭击

不仅限于阿勒颇东部，而且也打死打伤阿勒颇西部的平民，破坏了民用基础设施。正如安理会曾听我说过的那样，阿勒颇已成为叙利亚恐怖记录的最高点。它的人民一直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噩梦般的现实中，人类不应该被迫忍受这种现实。

过去几天对阿勒颇东部街区的攻击强度，迫使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到该市的其他地方。据报有许多平民在过去4天里被杀。就在今天，我们收到一份报告，今天上午有数十人在一次空袭中被杀。据估计，自星期六以来，已有多达25000人逃离阿勒颇东部的家，无处藏身。这就是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刚刚给出的估计数，除了在昨天大约相同的时间能够获得的信息之外，我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我们将不断向安理会提供最新情况。这一数字包括大约13500人，其中60%至70%是位于阿勒颇城东部以东政府控制区Jibreen的集体中心和棉花厂的妇女和儿童；在阿勒颇西部的与家庭成员在一起的500人；在阿勒颇城东部以北库尔德飞地谢赫马克苏德的集体收容所的8500人；以及在阿勒颇城东部内的数以万计流离失所者。

由于战斗继续有增无减，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这些统计数字确实会随着时间和日期而变化。如果在未来几天内战斗进一步扩散和加强，可能还有数千人会逃离。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和联合国支持的当地人道主义伙伴正在满足Jibreen、谢赫马克苏德和其他地方境内流离失所家庭的需要。这包括为家庭准备热餐和面包，确保为病人和伤员提供医疗援助，提供饮用水，分发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用品包，以及毯子和床垫等其他基本救济物品。

联合国预先准备好了用于支持45000人的包括非食用物品在内的库存物资；供8万人使用的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营养用品；以及15万人的食物。在必要时，可在48小时内从霍姆斯的联合国中心和其他地方补充这些库存。因此，叙利亚政府使我们能够安全地派遣所有必要的国际和本国工作人员到阿勒颇，以提高我们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处理保护平民问题的能力，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有些人能够逃离战斗，许多人从一种可怕的情况走向另一种他们认为是可怕的情况。除了试图逃过交火前线的危险外，我们还收到报告说，非国家武装团体正在阻止平民离开其控制地区。还有严重的保护问题，即在到达政府控制区时，被认为与非国家武装团体有联系或关系的平民，包括人道主义工作者，可能面临任意逮捕、拘留或更严重的惩罚。还有几十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困在阿勒颇，他们英勇地协助平民，现在也正在失去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说，3名卫生工作人员被杀，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叙利亚医生、保健工作者和平民。

正如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在整个冲突期间，叙利亚各地的男女和儿童经常在政府控制的检查站遭到逮捕，然后被转移到几十个官方或秘密的政府管理的拘留设施。他们常常被单独监禁和无限期拘留，面临遭受酷刑和虐待、法外处决或失踪的危险。

我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和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我提醒冲突各方，平民和丧失战斗力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撤离平民必须是安全的、自愿的，并且要撤往他们选择的地方。缔约方必须允许人道主义组织安全无阻地进入，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挽救生命的帮助，并确定和应对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威胁。最后，必须允许所有流离失所者在情况许可的情况下，安全和有尊严地自愿返回家园。

我非常关切阿勒颇市东部被围困地区剩余平民的命运。这些人现在被围困了将近150天，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长久生存的手段。激烈的战斗和空中轰炸继续造成平民伤亡。截至今天，由于轰炸和炮击，所有医院都被直接击中几次，除了一个创伤单位外，在阿勒颇市东部没有正常运作的医院。所有其他初级医疗设施正以最低能力运作，没有创伤治疗能力，使大多数受伤平民无法得到最基本的治疗。由于几乎没有救护车，我们收到报告称，受伤的平民被放在运菜车上送到医疗设施。缺乏清洁水的供

应。由于联合国人道主义粮食库存已经耗尽，稀缺的基本粮食和燃料供应的价格大幅上升到大多数剩余平民无力负担的水平，人们不得不拾荒填饥。人们遭到围困和感到恐惧。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正如我们准备对所有流离失所者作出反应那样，联合国及其伙伴也随时准备根据我们自11月初以来一直寻求实施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四点计划，向阿勒颇东部被围困地区的平民立即提供援助和进行医疗后送。此外，满载人道主义用品的卡车随时准备从土耳其和阿勒颇西部向阿勒颇东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出于人道，我们呼吁并请求冲突方和有影响力的各方尽其所能保护平民，并在阿勒颇东部被围困地区成为一个巨大墓地之前允许我们进入。

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也击中了阿勒颇西部的平民地区，打死打伤平民。正如我上星期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包括学校和医疗设施在内的平民基础设施也遭到毁灭（见S/PV.7817）。自7月以来，由于战斗和狂轰滥炸，阿勒颇西部内大约有7万人流离失所。总的来说，联合国估计，目前有多达4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居住在阿勒颇西部。联合国、叙利亚红新月会和合作伙伴继续应对西阿勒颇市内原有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要，以及最近几天来自阿勒颇东部的新一波流离失所者的需要。

当世界正在注视阿勒颇的事件时，另外70万人在全国其他被围困的地区，主要是在大马士革农村地区，遭到政府军包围。随着冬天的临近，他们遭到围困和心生恐惧，当他们目睹阿勒颇发生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他们问道：我会是下一个吗？对阿勒颇东部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为时已晚，但安理会肯定能够携手制止暴行，并且也防止类似的命运不会落到其他叙利亚人头上。他们和我们尤其需要看到三件事情：第一，真正尊重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第二，安全、迅速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以及第三，彻底结束残暴围困。

这些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复杂的要求，而是我们都有责任支持的人类共同思路。那些不能或不愿

履行自己基本义务的当事方应该知道，它们有朝一日会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被追究责任。我应当补充指出，在我为陷于这场危机的受苦受难的民众提出的各点主张中，政治人物、受影响民众和记者一再向我提出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究竟为何不能团结一致地去制止这一苦难？”

叙利亚人民遭受的苦难远为太多、太久。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以及我们的非政府组织伙伴正在尽全力满足这些需求。但是，正如我们一再所说的那样，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不在我们手中。最重要的是，我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拿出政治解决办法，以使我们能够为千百万叙利亚家庭带来某种希望。事实上，今天晚上，这些家庭将不能去睡觉。他们将挨饿。他们将生病。他们将为自己的生命担惊受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莱恩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Cappelaere先生发言。

Cappelaere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今天有机会向安全理事会发言，讲述叙利亚儿童的困境。说叙利亚儿童境况悲惨，那是说轻了。实际上，难以想象有什么词语仍然能够恰当地描述叙利亚儿童每天遭受的不堪言状的恐怖。有成千上万儿童已被杀害。有数百万儿童离乡背井，有些人不止一次。有太多儿童被剥夺基本医疗服务和安全饮用水。有太多儿童目睹他们的亲人死亡以及他们的家园、学校、游乐场和医院等他们一度认为安全的场所被摧毁。简言之，叙利亚儿童正陷于活生生的噩梦中。我们必须自问：对叙利亚的男童和女童来说，童年留下了什么？

我们刚才从我的同事斯蒂芬·奥布莱恩先生那里听到，过去几天对阿勒颇人民来说就是大难临头。在我们审议那里发生的事件时，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暂停片刻，透过陷于这一悲惨局势中的一名儿童的眼睛想象一下生活。今天，在阿勒颇，作为一名男童或女童，身处炸弹中间，你在哪里能找到

安慰和希望？执意要学习的你，每当你的父母允许你离开家时，就会去上学，但你不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作为儿童你难以注意力集中，因为天气冷，你睡不好觉，为噩梦和饥饿所困扰。儿童们在纳闷，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情况。儿童在纳闷，为什么没有人作出更多努力来阻止这一情况。

埃米尔，一名5岁大的男童，就是这些儿童之一。我们的团队最近在阿勒颇遇到他。他和他的姐妹正在外面玩耍，突然他们的住房遭到了炮击。他的姐妹脸上和眼睛受了伤，而他自己则全身被严重烧伤。他不得不在阿勒颇很少几个剩余的卫生设施之一接受两次痛苦的外科手术，为烧伤皮肤植皮。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悲苦，但埃米尔是幸运的。今天有太多儿童没有这么幸运。

在阿勒颇西部，我们遇到一位遭受创伤的父亲，他为只是让他八岁和十岁的女儿上学而后悔不已。某一天的早上，她们背着书包离开她们的临时住房。在一颗炮弹飞入她们的教室之后，只有她们毫无生命气息的尸体被运回。儿基会的同事们简直不忍正视这位痛苦不堪的父亲的眼睛。

正如安理会上周所听到的那样，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卫生系统正在崩溃。实地的医生告诉儿基会，由于能力和物资有限，往往只能任由幸存机会不大的儿童死去。

暴力必须停止。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乱杀平民、尤其是儿童的行为开脱。冲突各方必须保护平民，尤其是儿童，并允许人道主义机构立即前去提供救命援助。儿基会同其伙伴一道，一直并继续随时准备一旦商定人道主义停火，就立即作出反应。

除阿勒颇令人沮丧的局势外，我们估计，叙利亚境内约有600万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儿童中有超过200万人生活在难以到达的地区，人道主义机构无法定期前往。有近50万儿童生活在围困下，一次连着几个月无法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和基本服务。其中有些儿童生活在围困下已有两年。儿基会及其伙伴每天都在努力向叙利亚全国各地最弱势儿

童运送及时和优质援助物资。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所有英勇地在前线为叙利亚儿童工作的人道主义人员表示敬意。

当我们有准入权时，我们就能取得许多成就。单在10月份，儿基会及其伙伴就向290万叙利亚人提供急需的援助，包括向被围困和难以进入地区的近35万人提供援助。自1月份以来，我们通过消灭小儿麻痹症运动为300多万五岁以下儿童接种了疫苗。近300万儿童得到返校学习用品。对水及环卫系统的紧急维修使成百上千万人获得安全用水。机构间车队向受围困及难以抵达地区的近30万儿童运送了基本营养品。我们同我们的伙伴们携手努力，能够并已经使叙利亚儿童的生活的可忍受程度略有改善。但可悲的是，我们常常失败，不是因为缺乏决心或没有准备。那些儿童在等待我们的同时，不禁会问这是为什么。

该国全境，学校不断遭受着袭击。今年教育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2016年初以来，联合国记录下84起袭击叙利亚境内学校事件，至少有69名儿童丧生，更多的人受伤。该国全境内，逾7000所学校不再能使用，因为它们要么被摧毁、损坏、收容流离失所家庭，要么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叙利亚境内有170万儿童无法上学。

在最糟糕的地区，安全水源不是稀缺就是费用过高。在收容流离失所家庭的集体避难所或住家，马桶要数十人共用，环卫条件极差。叙利亚的污水现在只有三分之一得到处理。暴力摧毁了供水基础设施，在一些情形下，冲突双方蓄意切断供水，以此作为战争策略。今年早些时候，儿童基金会报道称，阿勒颇供水被切断48天。

冲突开始以来，叙利亚各地家庭一直报告说他们的子女遭各方严重侵害。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定期向安理会通报了这些侵害行为。联合国核实仅在2015年就发生了1500起严重侵害行为，包括杀害、致残、冲突双方征召和使用儿童、绑架、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禁止人道主义

准入。这些数字已经令人毛骨悚然，但只是经核实的事例。试想一下，还有多少未报道或未证实的事例。

随着暴力在阿勒颇继续加剧，儿童将继续付出沉重代价。这些儿童在问他们的亲人为什么死去。阿勒颇的母亲和父亲们感到无助，他们在挣扎着喂饱他们的孩子，而食品及其它商品的价格几乎增长了一倍，使儿童面临营养不良的严重风险。暴力、流离失所和设置路障意味着儿童不再能够获得拯救生命的保健服务。每过一个检查站都会给儿童带来一系列危险：可能会被剥削，可能会被征召入伍，或者可能直接陷入交火当中。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画面：勇敢的男人和妇女们将婴儿的尸体从瓦砾底下拉出；由于医院遭到袭击，婴儿被从恒温床中抱走；男童和女童——其中许多受着伤——祈求帮助或已身亡。昨天，我们当中许多人看到身着粉外套的女童，炮击中，她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寻找着她在动荡及暴力中失去的父亲。儿童们在问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问这是为什么。

这一毁灭性的下滑局势必须结束。如今，每一名5岁以下的叙利亚儿童所知道的就是战争萦绕的一生。不久前，逾90%的儿童在校读书，几乎所有儿童定期接种疫苗，营养不良几乎不存在。叙利亚是最先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保护儿童任何时候都应当是我们大家的首要考虑。我们在过去6年中让他们失望了，我们仍在令叙利亚的儿童失望。我们的失败不只是在危害儿童的生活，而且是在危害该国、该区域及整个世界的未来。

儿童基金会及其伙伴将继续尽我们所能为无论居住在哪里的叙利亚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援助。在这方面，我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和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斯蒂芬·奥布赖恩不懈努力并决心帮助我们接触到那些有需的儿童。

我们必须清楚，只要暴力还在继续，叙利亚的儿童就将继续受苦受难。儿童基金会再次吁请各方解除叙利亚全境的围困，允许并便利人道主义援助立即、无条件和持续进入该国所有地区。我们促请各方履行保护儿童的义务。这些是他们的后代及未来。他们掌控在各方手中。在枪炮声平息下来和保持宁静之前，叙利亚的儿童们将继续问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Cappelaere先生作了通报。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要怎样？叙利亚正处于残酷的冲突当中，而且最糟糕的情况很可能还没有到来。联合王国和法国要求召开本次紧急会议是因为阿勒颇东部和其它受困地区目前正面临危机的升级，对此，三位通报人已经清楚描述。历史会表明，这或许是我们一生中最为可怕的冲突。

我们以前面对过恐惧。我们以及在我们之前坐在这些座位上的人集体通过了2321项决议——从世界上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权威机构发出的2321项法令。我们派出维和人员前往战区。我们阻止了冲突。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弥合了分歧，连续七十年回应了人类的呼唤。然而，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会议厅里，在五年多的战斗之后，将近五十万人死亡，1100万人流离失所，还有100万被围困，安全理事会却完完全全无所作为。斯蒂芬·奥布莱恩问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俄罗斯一再投票否决，使安全理事会无法形成结束战争所必需的团结。因此，我再问一下，到底需要做些什么？我遇到了叙利亚民间社会的成员。我遇到了公正的援助团体，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我遇到了在阿勒颇临时医院治疗伤者的医生，他们告诉我预期的是什么：炸弹是最大多数死亡的直接杀手。要阻止死亡，停止轰炸。但这些数字只是我们今天可以计数的死亡。很难

想象，表面之下，还有更多的恐怖——可能是更大规模的恐怖；在极度折磨中缓慢而痛苦地死去。这就是联合国在向我们介绍叙利亚被围困地区的情况时所说的话。当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时，围困现在是一个常规话题。我们不能开始认为围困现在司空见惯，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们也许是叙利亚冲突的常规部分，但它们绝非正常。这些围困是处心积虑的行径，实施饥饿，拒绝提供医疗服务。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一直在执行一个计划，现在已有100万人被围困。“执行”这个词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没有政策的变化，没有回心转意，100万叙利亚人得不到援助车队和世界的帮助，这就是对他们执行缓慢、痛苦、折磨的处决。联合国有一个援助计划。这不是反对派的计划。它不是要帮助一方，而不帮另一方。其唯一目的是拯救生命，减轻痛苦。正如斯蒂芬所说，援助车队随时准备开动，但他们必须得到政权的许可——而这一许可被系统地拒绝。这是联合国——世界在最黯淡的情况下翘首瞩目的公正机构。俄罗斯是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对最终解决叙利亚冲突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不能签署联合国援助计划呢？首先，他们说这是因为恐怖主义。然后我们提醒他们，10万名儿童不可能是恐怖分子。然后他们说，这是因为反对派。反对派现在已同意联合国关于阿勒颇东部的计划。今天的借口是什么？有什么借口使用中世纪的围困策略？继续轰炸的借口是什么——以惊人的速度在儿童和家庭的住所投掷炸弹？继续任凭实施战争罪的借口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阿勒颇这座古城，正在面临从地球表面消失的厄运。今天我们谈到援助那些幸存者，明天就可能没有阿勒颇可去了。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的种种借口就是罪魁祸首。让我绝对清楚地讲明阿勒颇需要什么。首先，需要立即停火，让平民从炸弹中暂获喘息机会，并允许人道主义准入。第二，正如武装反对派团体所做的那样，俄罗斯和政权必须同意就联合国的四点人道主义计划进行合作。第三，必须允许那些想要离开城市的平民安全地到达他们选择的地

区，保证有公正的监测来保护他们。我们今天收到报告说，叙利亚政权轰炸了携带行李物品步行逃离阿勒颇的叙利亚家庭。我呼吁俄罗斯和该政权今天对安理会作出承诺，在平民离开阿勒颇时不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故意攻击平民是一种战争罪，我们将追究负责者的责任。

言语无法描述阿勒颇目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听说过一个地狱圈，一个杀戮地带，一个巨大的墓地。在那个杀戮地带——这个地狱圈——有10万名儿童。我们已经讨论了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标题，看到了图像，看到了视频。回想一下你看到的叙利亚平民的最后一张面容。可怕的事实是，他们中有太多人注定要成为一个统计数字——也许他们已经成为统计数字-死亡人数中的又一个数字，联合国关于阿勒颇饥饿人口的局势报告中的另一个数据，大标题“七个孩子死于学校轰炸”中的又一个统计数字。我们习惯于允许创建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必须打破这种习惯。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起草了一项非常合理的决议草案，呼吁停火10天，停止轰炸，允许援助。应该尽快对该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不是今天，那么我请安理会在本周结束之前再次举行会议，审查阿勒颇局势，让我们迅速通过该决议草案，以实现停火和充分执行联合国人道主义计划。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塞内加尔应法国和联合王国的请求召开了今天安全理事会关于阿勒颇局势的紧急会议。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和儿童基金会的Geert Cappelaere的通报。11月15日，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对阿勒颇发动了另一次地面攻势，11月26日加紧了攻势。这次大规模的地面和空中攻势导致占据了反对派控制的一半地区。至少造成225人死亡，其中包括27名儿童。有2万多人因战斗而流离失所，20多万人仍被围困。如上所述，人道主义局势极为悲惨。仍然由反对派控制的地区不再拥有可运作的卫生基础设

施。阿勒颇东部的医院一再遭到轰炸，没有喘息。联合国紧急粮食储备告罄已经10多天，饮用水不足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阿勒颇这座古城，曾有许多最伟大的文明在这里熠熠生辉，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崩溃。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叙利亚政权目前在阿勒颇的攻势是一个全面战争的一项战略，极其卑鄙，无比残酷。该政权并不掩饰其目标。但是，即使战争也有规则，除其他外，由《日内瓦四公约》建立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适用。这些规则体现了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尊重，特别是保护平民人口，禁止交战方故意以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平民所在地区为目标，对他们进行无区别攻击，阻碍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后送，以及利用饥荒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该政权及其支持者一贯蔑视这些基本的法律和道德原则，他们已经表明，他们已准备采取一切行动重新控制该城市并击败叛乱分子的抵抗。在这一无情的持续行动中，阿勒颇东部的平民甚至不是一个加以考虑的因素。不间断的炮击和凶猛的中世纪式围困让阿勒颇部两重受害。这两种针对平民、包括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行为，都构成战争罪。

在过去一周中，法国继续一再发出同样的信息，要求该政权及其支持者停止进攻和所有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并最终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尽快抵达阿勒颇东部人民之手。优先事项是向平民提供援助和保护，无论他们是希望离开还是留下。那些想离开的人应该能够离开，并且应该能够选择他们想要离开的方向。目前，对于正在杀害试图逃离者的攻击，对于进入该国政权所控制地区的人的屠杀以及对于他们被驱赶进入的营地，他们理所当然感到恐惧。

今天，我们看到安理会再次无法就挽救阿勒颇东部人民的途径达成一致。安理会旨在挽救他们的每项举措——法国和西班牙提出的决议草案、新西兰提出的决议草案、最后是人道主义执笔人提出的倡议——都同样遭到俄罗斯的反。正因为如此，

法国再次要求卷入冲突并对该政权有影响力的安理会成员——特别是俄罗斯——尽一切努力中止当前的升级，其后果将是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会经历几十年的不稳定、暴力和恐怖主义。我们应该强调，目前的全面战争政策也是一个战略错误。

我们不要自我欺骗，阿勒颇的痛苦悲剧并不代表如果叙利亚最终以可行的重组形式获得稳定之后应该采纳的道路。不，阿勒颇的悲剧代表着叙利亚堕入深渊的又一个阶段，深渊的底部是该国被炸碎或被饿死的儿童，而该国有可能经历无休止的冲突，恐怖分子肯定是其最大的受益者。阿勒颇的悲剧自动助长激进化，并因此助长恐怖主义。这场悲剧只是向恐怖分子提供了由鲜血和子弹构成的礼物。可悲的是，可恰当地将今天的阿勒颇东部比作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格尔尼卡。阿勒颇既是一个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21世纪开始以来最严重悲剧的中心，也是一个吞噬和摧毁联合国维护的所有价值观的黑洞，并最终预示着可怕的悲剧。

法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并且仍然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对法国而言，阿勒颇是一项挑战的内核，不仅涉及我们价值观的核心，而且也是我们的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的核心。阿勒颇的人道主义悲剧和恐怖主义威胁——惊骇和恐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我代表法国再次强调，极其迫切的是，我们必须结束轰炸和战争，保护平民并共同努力设法达成政治解决，因为这是摆脱这场冲突唯一可能的出路。正是本着这种精神，12月10日，法国外交部长让-马克·埃罗先生将在巴黎为在那些拒绝目前的全面战争战略并希望尽快再度努力争取谈判解决的人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

这就是我今天代表法国发出的呼吁。这是一项行动呼吁，它敦促我们团结在我们共同目标的周围，共同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的公信力正受到威胁，安理会深深卷入了叙利亚悲剧。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人道主义机构无法进入阿勒颇。它们在进入叙利亚的许多地方时遭遇巨大的困难，简单说，它们无法开展工作。今天，从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和吉尔特·卡佩雷埃先生的通报中，我得出这一明确结论。正因为如此，我还要感谢联合王国和法国要求召开今天的紧急会议。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会议上必须指出，安全理事会遭遇双重失败——首先，安理会无法给叙利亚带来和平与安全，其次，安理会表明它无法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

数字发人深省。11月14日断粮，我们现在有10万名儿童处于极端绝望的困境。简而言之，这就是叙利亚的未来，因为叙利亚必须重建，而今天的这些儿童将代表明天的叙利亚。我们大家、特别是安理会成员都知道，西班牙以及新西兰和埃及一直就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开展工作，我们对此项工作承担全部责任，我们正在努力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正在推动一项计划，旨在调和安理会成员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这不是一次审查，而是力求调和。我们希望仍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

最后，我要回顾一些似乎很明显，但我认为是根本的东西——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第2254（2015）号决议和第2268（2016）号决议的基本要素完全有效。再说一遍，这些基本要素仍然有效：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停止敌对行动，将反对派团体与恐怖分子分开，以及重新开展政治对话。这些要素是结束叙利亚战争的唯一可行选择。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天开会，再次听取发言者详述我们的兄弟叙利亚人民在旷日持久的代理人冲突打击下遭受苦难，而其背景是一连串的失败——不只是不能最终解决危机，而且甚至不能减轻危机。尽管在冲突中具有影响力的各方之间存在深刻的政治分歧——此种分歧影响安全理事会对该问题的处理，使安理会无法在此前尝试挽救可挽救局面的三次努力中取得结果——我们仍对我们的叙利亚兄弟姐妹负有义

务。因此，埃及一直设法与西班牙和新西兰两位执笔人就叙利亚问题而特别是关于阿勒颇所能采取的措施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以期减轻人道主义痛苦。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以决议草案的形式拟定了一项全面办法，其中尽量包括大部分紧迫问题。

这份决议草案包括了各项要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各方至少连续10天停止袭击阿勒颇，以便通过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全面协调，将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给城内居民。它还必须依照第2268(2016)号决议停止在叙利亚进行敌对行动。它还帮助监督落实这项规定的机制。决议草案明确呼吁进行合作和协调，消除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团体以及控制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恐怖主义团体。它还明确呼吁各方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声，停止与所有恐怖主义团体特别是与努斯拉阵线和沙姆法塔赫阵线的一切合作和联系。这都是在政治和运行层面的规定。决议草案还重申了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国际支持小组)及其两位共同主席的关键作用，使国际支持小组能致力于落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要素。它要求叙利亚各方尽快依照日内瓦公报(S/2012/522, 附件)和第2254(2016)号决议就过渡期间展开严肃谈判。我们与伙伴执笔人尽力使这份决议草案的案文清楚和明确。它包括了一项秘书长就其执行情况提出报告的机制。此刻是各方为叙利亚人民负起责任的时刻。

尽管叙利亚的各次事件、阿拉伯民族安全的概念以及埃及国家安全之间有明确的联系，以及鉴于埃及和叙利亚人民之间的历史关系——实际上，埃及和叙利亚曾经是一个国家——但埃及多年来一直没有对叙利亚危机指手画脚。自危机开始以来，我们既没有支持任何冲突一方，也没有试图利用叙利亚的悲剧牟利。尽管有某些政治利益，但情况仍是这样。我要重申，埃及将继续这样做。不论任何理由或原因，我们都不会摧毁一个兄弟般的阿拉伯国家——不论是通过文字、作为或不作为。我们将继续落实一项对叙利亚的政策，那就是完全只考虑叙利亚的利益以及他们对于一个没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的民主、统一、主权和安全的国家的渴望。我们不会接受妥协或政治利益。实际上，这些都是日复一日导致数百万无辜的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和丧失性命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悲剧的原因。

最后，我要呼吁每一个人——安理会成员、国际支持小组成员和可能发挥影响力的其他相关各方——搁置自己的利益和政治怨恨。我们应该真正地努力一起解决这场危机，它已在人道主义、政治和安全层面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欢迎今天就阿勒颇东部地区发生的事件所作的通报。我们感谢通报者并赞赏他们以及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勇敢的人。

过去五年，新西兰一直严厉批评安全理事会未能负起它对叙利亚不断发生冲突的责任。并非只有我国有这种做法。在这五年中，大部分时间安理会都保持沉默，而这个国家却被分裂，战斗也越来越残酷和残暴。我们时常都无法采取行动或谈论此事，因为安理会最有力量的一些成员无力或不愿超越它们自身的政治和既得利益。这使安理会无法采取能够拯救生命的措施。叙利亚人民以及他们的邻国为这种不作为已经并仍在付出沉重代价。

新西兰一直与西班牙和埃及努力寻找打开这种僵局的办法。我们设法摆脱政治和论战的束缚，侧重商定能够在实地产生实际效果的行动。我们为此目的试图与所有关键各方积极合作。我们昨天提出的决议草案就是这些努力的结果。我们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目的与我们参加安理会以来指导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目的相同，也与我国总理在今年9月主持高级别会议时的目的相同：减少暴力、恢复停火、使人道主义援助能达到最需要的人以及创造恢复进行停止冲突的政治谈判的空间。

关键重点必须是设法解决阿勒颇的严重局势。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阿勒颇东部有数百名努斯拉阵线的恐怖主义份子对25万名平民发动了全面袭击。反对派控制地区内的每一间医院都遭到破坏。

今年7月以来，尽管几次停止空袭，但都不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看到在阿勒颇东部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导致阿勒颇西部许多人死亡和受伤。过去几星期明确显示，叙利亚政府为了军事目的，没有为停火和恢复政治谈判作出努力。其结果是另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我们需要立即停止阿勒颇的敌对行动，使人道主义援助能提供给迫切需要的人。我们呼吁各方在联合国协调下采取行动，务使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给仍留在阿勒颇东部的人。

我们对于各方仍未商定落实联合国四点计划的条件感到失望。我们还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逃离阿勒颇东部的人和保障被叙利亚政府扣留的人的命运。新西兰、埃及和西班牙昨天提交安理会成员的决议草案旨在设法展开一项将保护平民作为最高优先的进程。决议草案的案文只是需要安理会作出具有公信力回应的最基本内容，因此，我们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支持这项案文。不过，它的意义不大，除非我们看到包括在会议桌边的一些成员的各

有人会说，我们的案文是解决昨天的问题，而不再适合今天的实地局势，特别是阿勒颇的局势。在阿勒颇立即停火无疑将解决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将紧迫需要的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送达饱受创伤的平民，并让希望离开的平民安全离开，前往他们所选择的目的地。

有些人会争论说，执行我们的决议将会把援助送给恐怖分子。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恐怖主义团体可能试图为本身利益而利用停火，但是，尽管在这一冲突之上不断地堆砌了有关恐怖主义的辞令，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人民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同恐怖主义并不相干。恐怖主义是随着冲突而发生的，而并非冲突的原因或道理。不能因为挥舞了反恐大旗，就有理由牺牲成百上千的平民生命，并使数十万人蒙受磨难和痛苦。

同斯塔凡·德米斯图拉一样，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即朝着阿勒颇的军事推进将促成实现据说安理会多年来一直在争取的目标 - 以政治解决带

来一个自身安宁并且与邻国和平相处的、稳定和统一的叙利亚。我们目前必须着眼于拯救生命，同时我们敦促冲突的所有各方，重新致力于政治解决，回归到对话和通向可持续和平及民族和解的道路上来。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米斯图拉特使、奥布赖恩副秘书长和Cappelaere先生严峻得当的通报。

和我的英国同事一样，我愿回答一个问题：奥布赖恩副秘书长说，不论他走到哪里，不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该区域，不论是同公民还是同政治人物会面，都被问及这个问题。为什么安全理事会不能站在一起，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不得不说，我们在对付很多确实困难的问题。这并非其中之一。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非常不幸的事实是，安全理事会没有站到一起，来回应我们今天再次听到的平民的呼声，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愿意这样做。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从阿勒颇东部听到的词句是我们有生以来所听到最黑暗的。据一名昨天决定留在那里的教师说，平民把他们逃离阿勒颇东部的旅程称为“死亡之旅”。据红十字会称，从星期六以来，已有20,000人逃离阿勒颇东部 - 仅仅四天就有20,000人踏上死亡之旅。有人见到一位逃亡妇女用轮椅推着死去母亲的尸体。她告诉一名记者，“我母亲死于饥饿”，并且说她们五个月以来几乎没有东西吃。

在城市的另一部分，一段业余视频显示在废墟中散落的破碎的肢体。据说一场空袭刚刚夺走了至少二十人的生命。幸存者对着骸骨哭泣。飞机——叙利亚政府的飞机——利用轰炸间隙向阿勒颇东部遍撒传单。我们此前在这里也谈到过传单，但据说几天以前撒下的传单中是这样说的：

“不要犯傻。想想自己和家人。阿拉伯叙利亚军队胜利在望。要快点想，因为时间既不等人也不在你的一方。”

我们都知道，时间并不在被困在阿勒颇东部的平民一边。空袭轰炸延续时间越长，越激烈，他们或者他们的亲人致残或丧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离开也异常危险。例如被政权的士兵们拘留或失踪，或者丧生于死亡之旅。因为看起来，一路上狙击手们为所欲为。

我要请安理会成员和全世界的所有公民强迫自己从每日的事物中稍事停顿，看一下阿勒颇东部的景象——父母抱着痛苦中的子女，徒步的平民背着他们的箱包就被射杀，然后箱包落在尸体旁边。我们今天可能会听到叙利亚和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们说，这些图像是伪造的；它们不过是宣传。在多次会议上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争辩。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在编造方面都颇有造诣。他们总的说来是宣传方面了不起的权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出于利益而创造一个超越真理的世界，让所有的事实都受到抗辩；而且也没有真理，只有一人所言或一国所言，或者一方的说法针对另一方的说法。叙利亚和俄罗斯撒谎并在叙利亚境内杀害平民，指望着没有一个裁判将真相区别于谎言、假象和编造。这就是他们打的赌。

但我们有裁判的。我们刚刚聆听的联合国通报人就是我们的裁判。他们除了就事论事以外别无利益。他们是独立的；他们是人道主义的。杀戮是一个事实。这就是真相。就在眼下。那些被枪炮和空袭驱赶到政府把持的领土内、被吓坏的14,000平民，其中某些已经完全歇斯底里，他们也是我们的裁判。无数被证实的、关于人为屠杀的照片和视频也是我们的裁判。真相和事实不容否认，即使在这场屠杀的实施者居住的这片颠三倒四的土地上，也是不容否认的。

自从对阿勒颇东部的围困开始以来的数月内，我们在安理会开会提出基本要求。我们呼吁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允许对城里的叙利亚人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并停止有系统地轰炸该城市的医院、

学校以及市场和紧急救援人员的基地。这些吁求是安全理事会甚至原本不需要提出的——从来就不需要。安理会不应被迫要求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或遵守我们此前的各项决议，然而我们却在这里敦促联合国的两个会员国——其中一个拥有安理会的永久席位——遵守这些基本标准，并且停止撕毁一切规则，这些都超出叙利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当人们无法想象一种更恐怖局面的时候，危机事实上进一步恶化。在过去五天中出现了整个冲突过程中对平民地区最穷凶极恶的轰炸，摧毁了阿勒颇曾经辉煌的东部地区的残余部分。目标很简单——以武力夺取阿勒颇东部，而无视对于无辜平民造成的后果。我们都在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我们，包括那些积极参与围困阿勒颇的人，都在安理会喋喋不休，都在说这个残酷的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唯一的出路在于政治解决。

但这都是陈词滥调。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的看法正与此相反。他们在走自己的路；他们有战略图谋。他们在遵循一个蓝图。他们相信军事解决。他们给予平民的选择是明确的。这是他们纳入先前一份传单的另一选择：离开，否则将被消灭。

对于那些选择离开的人，叙利亚政权及其俄罗斯盟友向阿勒颇东部地区居民承诺提供通过所谓的安全路线的通道。我确信，我们今天会听到更多关于这些路线的情况。如果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宣传能预言任何情况，我们可能会听到，平民逃离后立即拥护该政权部队，将其视为解放者。他们真的期望我们相信挨饿（自7月份以来一直未获得一粒粮食）、遭到桶装炸弹轰炸、大炮炮击、狙击手点射以及以消灭相威胁的平民可能把对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人视为他们的救星吗？情况是这样的吗？我们当中会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感觉或以这种方式行事吗？

民众之所以成千成百地逃离，不是因为他们信任一个杀害了数十万本国人民、在集中营中对成千

上万更多的叙利亚人系统性地实施酷刑、用序列号标记自己所杀害的那些人的尸体的政权。不，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待在原处不走，他们很可能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而且正如其他人今天在此令人信服地争辩的那样，埃及、西班牙和新西兰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其中要求立即停止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至少10天。如果得到执行，这一停火将使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平民有短暂时间免遭持续不断的轰炸。它将使一些援助能够到达翻垃圾箱寻找食物和靠吃草维生的民众那里。它将使民众能够在联合国协助下有条不紊地离开。它还将使被迫在没有麻药可用的情况下，有时在其被炸毁的医院和诊所沿街当中为病人开刀做手术的医生至少获得一些药品。应当毫不拖延地将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而且应当以安理会一致支持的方式予以通过。这是显而易见的明智之举。任何不这样说的人都没有把叙利亚平民的生存放在心上。

但是，也让我们实在一些。尽管暂停我们在阿勒颇东部地区目睹的屠杀都将受欢迎，而且我们赞成这种暂停。但是，短暂停火以便运进一点粮食和药品，然后恢复野蛮轰炸，这不是个办法。这甚至连创口贴都算不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表明我们的标准已变得何等之低。

俄罗斯可能会像它于10月份所做的那样再次利用其否决权阻止安全理事会向阿勒颇东部地区绝望的平民提供帮助。如果它这样做，将其军事目标摆在叙利亚男子、妇女和儿童的生存之上，那么会员国就必须迅速考虑利用我们在联合国能够使用的其他工具，包括通过大会，施加更有效的压力。

最后，我要举一个例子。Umm Leen是阿勒颇东部地区一位有7个孩子的母亲。战争期间，她已经失去一个孩子——她的12岁大的儿子被弹片刺穿心脏，不治身亡。现在受到围困，她担心她将失去更多孩子。她的女儿咳嗽得厉害，但没有任何地方可带她去就医，因为儿童医院已被炸毁。但是，她最

小的孩子病情最重。她在围困期间生下现在刚三个月大的儿子。他因为早产，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他体重严重不足，而且经常呼吸困难。由于无法获得婴儿奶粉，Umm Leen只好用磨碎的米饭喂他。当阿勒颇有些父母有新生儿时，Umm Leen说，

“有些人认为，他们在弥补他们所失去的孩子。但是，对我来说，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在我生下他之后，我感到如此悲伤。难道我生下他就是为了看到这样一条生命？”

在阿勒颇东部地区，为人父母就是这种情况。在那里，父母亲长期担惊受怕地生活，害怕他们的孩子被从他们的手中夺走，不论是被桶装炸弹炸死、被疾病——人为的疾病——缓慢折磨死还是被饿死。在越来越多像Umm Leen的孩子那样的儿童的生命危在旦夕时，安全理事会决不可袖手旁观。停火是我们至少能够做到的绝对必要的事。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比这更好。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结束这一冲突，但不是利用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热衷于采用的毁灭性军事手段来结束冲突，因为那只会使我们现在目睹的苦难旷日持久和进一步加深。

吴海涛（中国）：近期，叙利亚部分地区，包括阿勒颇形势持续升级，人道局势日益严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方对叙利亚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平民设施的袭击行动。

缓解阿勒颇等地区的紧张局势，国际社会应平衡推进实现停火、政治谈判、人道救援和合力反恐四条轨道工作。国际社会应敦促叙利亚所有各方尽快停止敌对行动，坚持通过和谈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大对阿勒颇地区的人道救援。中方欢迎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在加大对平民援助方面采取的具体举措，希望联合国救援机构同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加强协调，并根据联合国人道救援指导原则，共同缓解叙利亚人道形势。恐怖组织在阿勒颇等地区不断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阻

碍人道救援努力，国际社会应加大协调，统一标准，坚决打击所有安理会认定的恐怖组织。

阿勒颇作为叙利亚问题的一部分，形势变化和发展同叙利亚问题的整体进程息息相关。要从根本上缓解阿勒颇局势，必须从叙利亚全局出发，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大方向，坚持发挥联合国斡旋主渠道作用，继续支持德米斯图拉特使的工作，尽快重启日内瓦和谈。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必须真正有助于缓解局势，有助于推动叙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支持和配合联合国人道救援努力，有助于在联合国斡旋下，通过“叙人所有、叙人主导”的政治进程寻求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叙利亚各方均应展现诚意、相向而行、积累互信，共同推动叙利亚问题得到全面、公正、妥善解决。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正确也好，错误也罢，人道主义问题最近日益成为安全理事会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就中东和北非问题进行一次实质性讨论，以及就外国干涉给该地区各国造成灾难性毁灭后果的问题组织一次专题辩论。

受害者有数百万。然而，我们没有从那些造成这些悲剧的人那里听到任何相关的情况。实际上，这场战争是由美国和联合王国率先入侵伊拉克而发动的，它其实已持续了13年。一个繁荣的利比亚崩溃瓦解，导致北非大片地区的不稳定。叙利亚变成了一个争夺区域领导地位的冲突区，并且当事方利用公开的恐怖主义组织也并不感到于心不安。此外，我们今天听说的人道主义悲剧并未被认为是放弃这项完全失败的政策充足理由。有些人还寻求通过玩世不恭的伪善做法，甚至通过说谎来掩盖其失败的地域政治冒险活动。在安全理事会讨论叙利亚这一议题时，我们经常遭遇这样的情形；今天的会议也不例外。

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不可能与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提到的其他挑战分开来讨论。叙利亚国际支持

小组已提出这些决定的建议，即，打击恐怖主义和寻求政治解决，并建立一个支持停止敌对行动的政权。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矛盾。德米斯图拉先生看来已经忘记，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政治进程。他不可能在他自己身上找到它来恢复已于今年5月暂停的叙利亚会谈，或者明确承认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形，那就是，反对派完全不愿意举行认真的谈判。我们希望，在德米斯图拉先生12月8日的安全理事会发言中，我们会最终听到一点具体的内容。

我们需要承认“温和反对派”概念是失败的。它从未令人信服地在政治层面得到体现，而且从军事方面来说，很少有反对派的战斗人员最后成为人民胜利阵线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士兵。看来有人企图以人道主义问题上胜人一筹的做法来弥补联合国在政治层面的惰性：谁能发表更自命不凡的言论？谁能提出更令人眼花缭乱的倡议？然而，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这些倡议不是被反对派拒绝，就是联合国本身未能将其付诸实施。这完全适用于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局势。

我们同样对阿勒颇东部地区平民的困境感到严重关切，但是，停止反恐怖主义行动和听凭叙利亚与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的哈利法辖区，不会减轻他们的苦难。要求恐怖分子采取人道做法也绝非可选办法。倘若2月底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先生对我们的承诺得以兑现，即将所谓的温和激进分子——假如甚至有任何这样的人存在——与恐怖主义分子分开二、三周时间，那么，当前的局势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曾反复重申这一承诺，包括在最高层次，但是仍然什么也没有做。情况明摆着，我们自始至终都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要末我们的美国伙伴们及其盟友确实未能或没有资源来兑现其承诺，要末他们纯粹不想兑现承诺。相反，他们继续其危险的尝试，以便将恐怖主义分子作为叙利亚政权更迭的工具。

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出于其对阿勒颇东部地区局势应有的关切，发起了今天的会议。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公然大声要求叙利亚政权更迭，包括向激进分子慷慨提供支助。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则是另一回事。它们，除其他外，一直如此宠爱并使之强大的亡命之徒现处于失败的节点。该市的那一部分，差不多有一半已经被解放。这可能是自2012年——当时，得到境外赞助和装备的圣战部队被派往北方之都并开始站稳脚跟——以来，叙利亚军队最大的一次道义胜利。

今天的会议是孤注一掷之举，试图利用安全理事会来挽救恐怖主义分子，使其在阿勒颇免遭灭亡。顺便说一句，欲将诸如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军和其他一些恐怖主义团体列入安全理事会制裁名单的提议不断遭阻拦，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显然，给予阿勒颇激进分子任何帮助绝对是在支持人民胜利阵线的恐怖主义分子，因为正是该团体已上了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名单，也正是该团体在指挥着所有非法武装团体在已被攻陷的街区开展军事行动。

我们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保护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径，包括任何以人道主义借口采取的政治行动；可悲的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始终被拖入其中。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这样的事实，例如，被围困的代尔祖尔20万居民——即便是按联合国的分析，在所有被围困的叙利亚人中，这也占四分之一——只获得1%的人道主义援助呢？为什么甚至没有任何人谈起最近被提名参选诺贝尔和平奖的假人道主义白盔？该团体最近制作了一段极具有讽刺意味的视频，演示据称是他们实施的抢救行动，而且贴在网站上。

我们应该期待据称客观公允的西方媒体对所有这些不可原谅的虚假指控进行的谴责又在哪里呢？为什么美国代表今天早些时候不对此进行谴责呢？她自己就是专业记者。美国新闻业、甚至政策的标准现在已沦落到小报的水平，令整个世界震惊。歪曲事实已完全变成美国外交的一种常见策略。

人道主义的问题看来并不真正让巴黎、伦敦、华盛顿或其他一些方面感兴趣，这一事实从它们对摩苏尔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便看得一清二楚。也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看来也没有令它们感到不安。在那里，80%以上的民众需要得到援助。至于阿勒颇，继阿勒颇东部的北区获得解放后，成千上万激进分子扣留作为人质的民众，最终获得机会离开这座城市，以获取粮食援助和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据我们掌握的有关这些街区的信息，6500名民众已经离开，包括2800名儿童。

俄罗斯联邦继续向阿勒颇居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遵照俄罗斯总统的指示，国防部正在派送一支特别医疗部队，其中包括一所有100张床位的多用途医院和一个专门的儿科治疗部，每天门诊/紧急治疗的能力为420人。紧急事务部也正在提供一所拥有50个固定治疗席位的野外医院，同时有可能每天为200位患者提供非卧床帮助。

我们相信，联合国人道主义行为体将向能逃离其劫持者的平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一直特别侧重于关注阿勒颇东部地区。顺便说一句，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美国同事令人遗憾地离开了会场，她声称，阿勒颇东部地区居民不大可能迁移至政府控制的阿勒颇西部地区，因为政府在折磨他们。但是，看来她错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一再告诉我们，在所有情况中，每当叙利亚居民走出围困，他们总是最终前往政府控制的区域。由此看来，他们认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政府在——折磨东部居民。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理解安全理事会所谓的人道主义三驾马车为何要强行就阿勒颇问题通过一项非协商一致的决议草案。这将于事无补。相反，当法国代表团试图提出一份并未赢得安理会全体成员支持（见S/PV. 7785）的草案案文（S/2016/846）时，它将看到我们10月8日曾经有过的危险局势重演。在未顾及我们的关切问题的情况下，任何决议草案都通不过。我们以前见到过诸如此类的企图。一会儿

要求安理会团结一致，一会儿又把毫无希望的草案文本提付诸表决。这是毫无意义的策略。

任何停火安排和人道主义救援都必须具备一个关键条件，那就是把恐怖主义激进分子同努斯拉阵线成员区分开来。必需有明确、强制、明确无误的指示，即凡是列入安全理事会恐怖主义名单的恐怖主义分子都应当被排除在任何停火制度之外。我们建议三驾马车不要这么草率地急于表决，而且鉴于当前的局势，要想一想它们可如何修改其决议草案，以反映联合国的阿勒颇人道主义计划。总体而言，俄罗斯支持一切不偏不倚的国际人道主义努力，并且准备为落实这些努力开展工作。顺便指出，卡斯泰洛公路现在已完全打通，可用作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运输通道。可悲的是，美国以前虽大唱人道主义高调，却拒绝支持我们的部队，为卡斯泰洛公路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保障。但在目前，我们不需要美国的帮助，也不需要反对派的同意，因此，我们现在希望联合国将有效地利用卡斯泰洛公路。

然而，为了使这项计划取得成功，显然必须首先做好适当准备。我们需要好战分子作出坚定保证，在有其指挥官签名情况下他们不会阻挠人道主义车队的通行。联合国自身也必须作出相关担保。必须提前拿到需要后送的受害人和伤员名单以及需要轮调的医务人员名单。我们必须了解人道主义援助的具体类型以及为需要援助的人员分发援助所作的安排。所有步骤都必须得到叙利亚政府和在阿勒颇东部地区活动的所有团体的同意。如若不然，这只会变成毫无成功机会的另一种宣传伎俩。

在区分好战分子方面，我们必须呼吁他们和所谓的“地方”理事会汇编必须被赶出该城市的胜利阵线恐怖分子的名单，以及本人希望离开阿勒颇东部地区的武装人员的名单。如果我们的西方同事真正关心阿勒颇东部地区乃至叙利亚全境平民的困境，那么，他们首先必须采取真诚和务实的步骤——停止对恐怖分子的支持并取消单方面制裁。他们必须提

供俄罗斯正在提供的实际帮助，而不是试图利用敏感的人道主义问题推进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和法国代表团倡议举行今天的紧急会议，并感谢主席国塞内加尔组织举行本次会议。我还要感谢我们的通报人就叙利亚最新事态发展发表的见解。这些见解既引人注目又发人深省。

叙利亚政权从其靠山那里获得军事势头和充分支持，因而更加嚣张，毫无怜悯之心，似乎准备让整个叙利亚陷入规模空前的流血局面，而我们自11个月前加入安全理事会以来已就此向它发出过警告。

据媒体和独立消息来源称，就在昨天，叙利亚军队在Bab Al-Nairab居民区实施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造成25位平民丧生，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试图徒步逃离阿勒颇东部地区时遭到空袭；他们是普通平民，并非恐怖分子。阿勒颇的军事行动并非要遏制恐怖分子的威胁，而是要镇压叙利亚政权的反对派。这事关攻城夺地。那些投入军事、财政和外交资产和人力支持残暴独裁统治生命线的人，首要目标是控制领土，挽救叙利亚政权。但事实上，正在采取行动夺回阿勒颇的唯一结果将是壮大叙利亚境内和整个广大地区的恐怖主义团体。基地组织将极大受益，具备更强的能力，能够在叙利亚境内想要继续对抗阿萨德政权的人员以及因继续缺乏政治解决办法而灰心丧气的人员当中招募新的成员。铲除达伊沙的国际运动也将受到巨大打击。

更让我们感到错愕的是，该政权的部队及其盟友不是选择采纳特使关于阿勒颇的倡议，而是继续走军事进攻和消灭对手之路。我们认为，这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强有力和深思熟虑的倡议和决议，而在于缺乏承诺、监督、问责和执行。阿勒颇是叙利亚冲突的分歧点。大马士革及其盟友利用当前的局势升级来支持其长期战略，那就是要使该城无法居住并驱逐其反对派所控制地区的人口。

使阿勒颇化为废墟后又呼吁举行政治会谈不是办法，这或许是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的做法。阿萨德和俄罗斯距离把阿勒颇变成另一个格罗兹尼更近了一步。国际社会不应袖手旁观，听凭它发生。我们呼吁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尊重商定的义务，包括停止敌对行动，特别是在阿勒颇的敌对行动，并确保能够为被围困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世人不禁要问，要实现这一简单和人道的目标，还要再举行多少次安理会会议。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以及儿基会区域主任海尔特·卡珀拉尔。

不到十天前，在安理厅这里就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举行的月度通报会（见S/PV.7817）上，我曾表示，我们的会议绝不能仅仅是我们对破坏性情况表示关切的场所，而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取得具体成果的场所。令人遗憾的是，自那时以来，安全理事会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今天，通报人介绍了阿勒颇最近的交火升级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日本赞扬所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作出宝贵英勇努力，寻求每一个机会确保保护和通行。但是，随着冬季的来临，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口粮、医疗保健必需品和其他救生用品严重短缺正对民众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一再呼吁相关国家对交战各方尽最大力量施加影响。我们绝对必须尽一切可能缓解阿勒颇的人道主义危机，以保护平民和医务人员，开展紧急医疗后送和康复医疗服务。日本重申支持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等共同执笔人努力达成一项决议草案。我们也支持统一国际社会在大会口径的倡议。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不应被视为无力应对如此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德米斯图拉特使的发言。他重申自己的观点，即双方正诉诸军事逻辑。我同意特使的看法，即通过军事手段无法达成一项稳定和持久的解决办法——确保恐怖主义威胁不再出现

的办法。我们必须坚持寻求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德米斯图拉特使告诉我们，他在12月8日会见安理会成员时，将要解释存在的一些备选办法。我期待着听取他的解释。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应对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维护这项策略并采取行动。

阿德宁夫人（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米斯图拉特使、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儿基会的卡珀拉尔先生分别所作的通报。

今天的通报会再次凸显阿勒颇东部地区的可怕局势，此时此刻，叙利亚的战争愈加残酷和致命。就在上周，我们听到奥布赖恩先生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制止阿勒颇东部地区的血腥屠杀（见S/PV.7817）。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依然未能联合一致，努力结束叙利亚人的苦难，这导致阿勒颇东部被围困地区遭到更猛烈的空中轰炸和凶猛的地面攻击。我们依然感到严重关切的是，针对阿勒颇东部平民的持续不断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的军事攻势现已迫使约25 000人逃离他们已被摧毁的家园。令人忧虑的是，在逃生的过程中，他们的命运始终不确定。我们还感到震惊的是，军事升级已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丧生，其中有很多是妇女和儿童，还有数千人受伤。

最近几天在阿勒颇东部发动的可怕攻势是对安全理事会规定的阿勒颇停火安排的嘲讽。我们赞同这样一种看法：拯救生命从来不会为时过早。我们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着手规定一项停火，哪怕是短暂的停火，以便人道主义行动能够安全和不受约束地展开。我们还敦促冲突各方立即签署并接受联合国阿勒颇人道救援四点计划。

我们在安理会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每一次审议期间都集体呼吁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冲突。看来这是安理会所有成员的一个共同看法。然而，军事攻势和暴力升级依然没有减弱。

叙利亚军队进入阿勒颇东部，意味着未来几天的战斗只会加剧。对该城的地毯式轰炸完全反映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借口已不再站得住脚，而且现在的目标显然是要获得军事优势，并控制战略重镇阿勒颇。即便在阿勒颇东部战火可能加剧的时候，蓄意和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平民以及包括医院和学校在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也不可容忍。袭击学校和医院的行为属于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这一点无需赘言。

我们强烈谴责使用桶式炸弹。叙利亚政府以前曾经承诺不使用此种武器。在平民居住区使用桶式炸弹毫无道理可言。此种行为反映了对人的生命的公然无视。

毫无防卫能力的儿童占阿勒颇东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在这座被围困城市里遭受的暴力冲击最大。饥饿、炸弹、烧伤、得不到医疗护理以及被围困，是目前阿勒颇儿童死亡的众多致因之一。在安理会接到的每次报告中，一半以上的伤亡者是儿童，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如何对待此种情况。

我们呼吁对叙利亚政府有影响力的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运用其影响力，制止屠杀并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我们有机会纠正错误，使人们不再进一步遭受痛苦。事实上，我们有义务确保安理会对这个令人沮丧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今后几天至关重要，我们真诚希望，安理会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的长期沉默将被打破。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奥布赖恩先生和Cappelacre先生的通报。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对叙利亚特别是阿勒颇市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关切。正因为如此，我们重视人道主义机构所开展的努力。它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在全面冲突的局势中为帮助数百万叙利亚人开展出色的工作。我们赞赏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与叙利亚政府一道，在最近获得解放的地区提供粮

食、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帮助。特别重要的是，必须根据四城协议，向富瓦、卡夫拉亚、马达亚和扎巴达尼提供食物和药品。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旨在缓解阿勒颇人道主义悲剧的倡议。然而，这些建议需要考虑到作为破坏稳定因素的恐怖主义的性质和范围。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一直谴责恐怖主义对叙利亚和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如德米斯图拉先生所言，恐怖主义在阿勒颇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努斯拉阵线在被一些人描述为“温和”的武装团体的支持下，把20多万人扣为人质，使他们无法离开其控制地区。因此，叙利亚政府拥有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恐怖主义的合法权利。

因此，我们欢迎阿勒颇东部一些地区获得解放，那里居住着9万多人。说来矛盾的是，所谓温和反对派说，在阿勒颇和该国其他地方，有人不是去打击来自努斯拉阵线和与之有关联团体的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而是通过军事行动阻止平民离开。自10月以来，他们阻止和拒绝了在阿勒颇东部实行一系列人道主义停火。

正如今天的几位通报人所指出的那样，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正在日益恶化。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协商一致，为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进入提供便利，同时不停止打击恐怖主义团体及与之有关联者。

Cappelaere先生提到，叙利亚人特别是儿童都在问“为什么？”。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继续资助一些非国家武装团体，而那些团体的唯一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毫不关心千百万人民的痛苦。正因为如此，必须停止实施干涉主义和破坏稳定的政策，停止剥夺叙利亚人民作为一个享有主权和自由的民族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

最后，我们要重申，人道主义危机的克服与武装冲突的结束联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我们重申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为实现和平，寻求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叙利亚武装冲突而所作

的努力。虽然当地局势很悲惨，但这不能成为阻碍当事方不带先决条件地进行谈判的因素。正如安理会所有成员所言，政治解决办法是应对现实的唯一办法。使冲突旷日持久，只会导致更大的痛苦和破坏。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奥布赖恩先生和Cappelaere先生的通报，我们赞扬他们为协助叙利亚和叙利亚人争取更美好的现在和更光明的未来而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确认我们对参加本次讨论叙利亚人民无法忍受的命运的激烈辩论会感到遗憾。与在我们前面发言的通报人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一样，我们也对过去几天在阿勒颇东部加紧实施的军事行动，包括地面攻势和空中轰炸，深感不安。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所有各方考虑冲突对平民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并进行对话，以便找到适当办法，解决影响阿勒颇等地叙利亚民众的人道主义和政治问题。

然而，现实是，各方先是选择了军事办法，接着打算继续接受后勤和军事支持，包括安理会成员等国际利益攸关方向各反对派团体提供的重型武器，而政府似乎决心重新控制重要的反叛分子控制区，恢复国家政府在阿勒颇的权威和该国的领土完整。

我们完全同意，需要采取紧急手段结束敌对行动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者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我们强烈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不加区分的袭击。

在这种背景下，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办法？在平民持续死亡时再提交一份决议草案恐怕无济于事。呼吁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假惺惺地谴责暴力升级，与此同时却继续向所谓的温和反对派叛军或秘密恐怖分子提供武器？或者结束“阿萨德必须下台”的不合理政策，接受叙利亚政府的主权并坚决寻求促成危机政治解决的方法？

最后，我们希望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决不宽恕在叙利亚或其他任何地方针对平民的暴力。但是，我们也反对向非国家武装团体、与恐怖主义团体公开合作的叛军，以及严重违反人权，包括将平民用作人盾的叛军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这就是阿勒颇东部的主要局势：平民被武装团体和恐怖分子劫为人质，如果有机会，他们一定会逃离，去过摆脱极端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枷锁的另一种生活。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也要感谢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及Cappelaere先生的不懈努力。

请允许我今天稍微有点愤世嫉俗，我要说，我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并听到更多老调重弹，只是更糟糕罢了。当炸弹不断如雨点般落在医院、学校、民用基础设施上时，我们正在继续讨论。斯塔凡·德米斯图拉说过，而且我们中的几位注意到了他的评论，即战争逻辑现在在双方都占上风，因为双方都已明确决定继续采取军事手段。他没有说的是，这场战争极其野蛮，甚至不遵守那些令人费解的所谓战争规则。

按照这一军事逻辑，阿勒颇对双方的战略重要性使他们将一切——所有人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弃之不顾。当我们刚来到安理会时，主要关切的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科夫拉亚、马达亚和富亚的恐怖主义事件。但当阿勒颇的战略重要性开始增强时，我们就不考虑这些中世纪城市了。接着我们开始审议阿勒颇的恐怖事件，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称之为屠杀和大屠杀。现在，阿勒颇的所有这些战事都以这种野蛮的战争逻辑为指南，并且正在狂轰滥炸民用建筑、房屋、学校和医院。

他们所有人都声称打击恐怖分子。但我们看到从学校的瓦砾中挖出了儿童的尸体，他们大概不是恐怖分子；从医院的瓦砾中挖出病人的尸体，他们大概不是恐怖分子；从房屋和建筑的废墟中挖出妇女和老人的尸体，他们大概也不是恐怖分子。但显然，人们普遍认为，各方都有恐怖分子。因此从东

到西，从南到北，从空中或不管从什么地方，炸弹持续落下，民众持续死亡。

一段时间前，就在这个会议厅，我们引用了北美著名诗人鲍勃·迪伦的歌词，他在歌中问：“要死多少人，人们才知道有太多的人已死亡？”有一种非常简单方式可以停止大屠杀：立即和无条件地停火。这将结束大屠杀。我们认为，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一直在拟订的决议草案将是实用的工具。因此，我们强调，我们应该通过立即、无条件的停火给叙利亚人民一个机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塞内加尔代表的身份发言。

无论一个人对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叙利亚冲突有什么看法，有一个画面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充满火焰、鲜血和泪水的国家。那里的局势是我们时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它造成的惨重伤亡还没有结束。有多少孤儿、鳏寡、老人和儿童得不到任何援助，任由悲惨的命运摆布？有多少人受伤或终身致残？有多少人现在沦为难民或流离失所者？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

在叙利亚发生的一切是站不住脚的。炸弹不断像雨点般落下。即使当人的生命持续被消灭，房屋、市场、学校和医院持续遭破坏，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遭到违反，我们还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进行一次又一次谈判，通过一项又一项决议。尽管人道主义组织做了值得称道的努力并且有良好的意愿，但整个民族危在旦夕，整个国家正在瓦解，经济摇摇欲坠，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社会文化遗产正在消失。

这种情况还会再持续多久？然而，和平的代价永远不会高于战争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塞内加尔希望，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叙利亚危机。

这就是9月21日在本会议厅，我国总统马基·萨勒在新西兰担任主席国期间向安理会讲话（见S/PV.7774）时表达感想。塞内加尔代表团感谢法国

和英国倡议举行本次会议，使我们再次有机会审议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

塞内加尔代表团要再次呼吁停止敌对行动，特别呼吁实施人道主义停火，以便允许人道主义机构尤其向在阿勒颇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援助。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交战各方负有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义务。我要赞扬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界的工作人员，他们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叙利亚人民寻求和平和某种正常生活和尊严。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呼吁争端当事各方为人道机构提供适当准入，以便完成每个月的人道主义目标。

尽管叙利亚的灾难性人道主义状况或许确实是一个优先重点，但它只不过是叙利亚政治危机的表象之一。我们赋予德米斯图拉先生寻找危机解决办法的任务。我们再次呼吁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所有成员，特别是其共同主席——我们必须点出它们的名字，也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加倍作出努力，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因为这是提供人道援助的先决条件，也是重启和平进程需要的主要因素。因此，安理会应在当前实地情况下充分负起责任，有效发挥《联合国宪章》所载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应有作用。

由于安全理事会未能作出应对，某些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陷分歧，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项以大会为重点的区域间倡议，这项倡议是由加拿大发起的，旨在解决叙利亚，特别是阿勒颇的局势。出于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再次对三个执笔者——西班牙、埃及和新西兰——表示支持，并且鼓励他们通过一项旨在结束阿勒颇暴力的决议草案，并且通过有效执行第2268（2016）号决议来为在叙利亚全境停止敌对行动注入新的活力，努力解决这场冲突的人道主义层面问题。

在这方面，除帮助制订务实措施以应对灾难性人道主义状况外，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叙利亚问题采取全面做法，把政治、人道主义、安全和不扩散等各方面包括进去。我们还

应更紧密地关注安全问题，把不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进去，特别是打击诸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之类的恐怖团体，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和更完整地了解局势。在这方面，我再次提议举行一次联合通报会，以便研究与叙利亚相关的所有现有机制。无论是公开或非公开举行，在这一通报会后都必须紧接着就关于叙利亚的不同看法举行非公开磋商，以便对局势如何出现、发展演变及其在国内、区域和国际造成的多重影响形成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朝着政治解决这个唯一办法迈进。

为和平付出的代价永远不会高于战争造成的损失。正如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所说的那样，实现叙利亚国内和平仍有可能，因为战争不能成为整个民族的命运。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要在宣读发言之前简单谈几句。

我们注意到，应邀参加今天会议，请其向安理会提供有关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当前局势的通报人分别从伦敦、日内瓦和安曼作了通报。这些联合国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从叙利亚作通报，尽管这在上一次会议上（见S/PV.7817）已经证明是一种有效做法，各位成员或许记得，当时，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伊丽莎白·霍夫女士为安理会提供了大量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因为联合国在大马士革的工作人员被排除在安全理事会的通报之外。也就是确实在大马士革工作的联合国人员。事实上，这种情况异乎寻常，并且让我们想起另一个此类例子，当时，三个安理会成员起草了一项人道主义决议草案，却没有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协调，也没有征求代表团的意见。我们似乎在这个会议厅里重现乔治·奥威尔知名小说《1984》中的超现实景象，所有各位成员对此都应很熟悉。

努斯拉阵线及关联恐怖团体的代表和金主们又一次急急忙忙召集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试图在叙利亚阿拉伯军及其盟友打击恐怖主义——“温和”恐怖主义和“基因改良”的恐怖主义——取得胜利之际搭救这些恐怖分子，为他们提供道义和政治支持。

在我作详细发言之前，我要对阿布·穆罕默德·约拉尼在安理会的代表重申——此人是“达伊沙”头目阿布·巴克爾·巴格达迪的同父异母兄弟——这些人把目前在叙利亚发生的一切说成只是一场人道危机，从而继续利用叙利亚人的流血和叙利亚人民的苦难，这将不会阻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正如联合国任何其它主权国家一样，根据国际法原则并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在我们盟友的支持下履行其宪法和法律义务，打击恐怖主义，使叙利亚人民免遭这些团体活动的祸害。

在这方面，我想对那些借叙利亚人鲜血谋利的人读一读昨天叙利亚儿童呈交儿基会大马士革驻地代表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儿基会代表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他似乎没有听说过这封信，在信中，儿童对用导弹针对阿勒颇学校的恐怖袭击进行了抗议：

“我们想上学，而无需担心汽车炸弹。我们想嬉戏玩耍，而不会突然遭受炮击和轰炸。我们想生活在安全、幸福、快乐和平之中。”在全国各地城市殉难的我们亲爱的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不会白流，而会成为一座灯塔，照亮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得以马上战胜黑暗和恐怖主义势力”。

再说一次，这段话摘自阿勒颇儿童给儿基会的信件。我愿提请Cappelaere先生注意该信，因为他今天在此和我们一起开会。

努斯拉阵线在安全理事会内外的代表不会倾听这些儿童的呼声。他们不会倾听被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过去几天解救出来的我国阿勒颇数万民众的悲惨故事和证词，也不会听到努斯拉阵线及其附属恐

怖团体过去四年所采取的做法。那些做法导致民众遭受令人恐怖的苦难和悲剧，其中包括向其出售人道援助和面包，而售价超出了他们的购买能力。这种做法也不只是招募儿童、奴役妇女或是将其用作人体盾牌。这些全都是媒体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报道的真事，与一些人想在安理会讲述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毫不相干。

顺便说一句，我愿告诉我的同事美国代表，奴役妇女的达伊沙、努斯拉阵线和所有其它恐怖团体公布了在奴隶市场出售的妇女的价格清单，其价格是根据年龄确定的。看来，根据这张价格表，在这个议事厅就座的我的一些女同事——不幸的——只会卖40美元。这就是女奴的价值——只有40美元。

法国、美国或联合王国外交部的计划中从来就没有解救包括数万名儿童在内的8万多阿勒颇居民的内容。这些国家的外交部多年来声称，他们在保卫这些平民。在我们解放叙利亚平民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实施制裁。这再次证明恐怖主义支持者利用这些叙利亚人来保护各种恐怖分子，实施卑鄙的政治讹诈。今天，数百万名希望从阿勒颇东部逃到阿勒颇西部的平民在试图逃离恐怖分子控制区，前往叙利亚军队保护区时，被“温和”的或者说基因发生改变的恐怖分子杀害。他们可是联合王国、法国和美国代表团的最爱。

有一个问题明显地摆在那里，却没有人愿意承认。正如德米斯图拉先生和奥布赖恩所言，非国家武装团体——他们不用恐怖分子这种称呼，而是使用“非国家武装团体”一词——不让阿勒颇东部平民离开。这意味着这些恐怖团体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

某些人今天通过误导性发言——这些发言与其敲诈成性政府的立场及其破坏性做法是一致的——在安理会上演的这场闹剧不会遮住光明，也不会遮掩住以下事实，那就是我国阿勒颇某些居民区的民众在得到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解救之后，已重新燃

起希望以及对生活的向往。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包括住所、粮食和药品，使他们现在在遭受四年多苦难后得以享有安全与稳定。

在安理会内为努斯拉阵线代言的、这场滑稽剧的主角没能贬低阿勒颇平民从恐怖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这一军事成就。他们也没能抹黑叙利亚政府与其盟友合作，开展人道主义和救援努力，帮助挣脱恐怖主义魔掌的民众的场面。在这方面，我指出，叙利亚政府今天请求联合国驻大马士革驻地代表办公室——德米斯图拉先生和奥布赖恩先生很清楚这一点——帮助政府开展救援努力，以减轻阿勒颇数万名叙利亚人的苦难；请求利用联合国阿勒颇仓库库存和任何其它援助，来帮助满足我国公民的基本需要。我愿补充一句，驻地代表实际上将前往阿勒颇，因为叙利亚政府已经批准他于明天即周四对那里的访问。我们到时看看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能够做什么。

我赞扬友邦俄罗斯代表团的努力和成就，它不仅支持叙利亚开展反恐斗争，而且也在人道和救援工作的各个方面支持叙利亚。最新的例子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指示俄罗斯国防部和紧急情况部派遣移动医院，为阿勒颇和周边地区居民提供医疗救助。我要强调指出，这些医院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地医院，而不只是用来杜撰所谓白盔英雄之类虚构故事的工作室。这个白盔组织是英国情报官James Le Mesurier成立的，他显然有法国血统，而要求召开本次会议的人也是法国人。

这场滑稽剧现在应该落幕了，因为随着这种恐怖已遍布世界各地，这场滑稽剧造成了恐怖主义的空前蔓延以及世界公众舆论的恐慌情绪。这些国家需要认识到决不能利用恐怖主义将阿勒颇变成另一个坎大哈。这是做不到的，即便做荒唐的梦——哪怕是噩梦——也不可能。

不幸的是，并非只有联合国会员国政府采取了此类轻浮的政治做法，实际上秘书处一些高级官员

也是如此。他们把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从恐怖主义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数万名平民说成是下落不明、安全状况无法确定。这就好像他们急切地要支持恐怖分子，向其发出一个接一个的信息：“继续实施你们温和的恐怖活动，我们将在安全理事会这里为你们的行为漂白”。

安全理事会某些人推卸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安理会处理恐怖分子对叙利亚发动的战争时，将安理会变为政治勒索和对立的场所，以至于这些国家实际上阻挠将恐怖团体列入安理会此类名单。正如安理会所知，这一点的最新例证就是美国、法国和英国拒绝将“穆罕默德大军”、“自由沙姆人运动”列入这些名单。

他们还推卸了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253（2015）号决议的责任。当其他国家除了发出塔克菲里/瓦哈比/圣战教令并向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武器开放边界之外，还支持恐怖主义团体，向其提供无限的媒体曝光机会以及财政和后勤支持时，他们却视而不见。全球恐怖主义的教父沙特政权；幻想自己是当代苏丹的埃尔多安政权——它是全球“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真正靠山；以及努斯拉阵线的主要资助者和靠山卡塔尔的阿勒萨尼政权，提供了这一切。卡塔尔外长两天前在对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证实，即使美国新政府取消它的支持，卡塔尔酋长国将继续支持和武装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我最后显然要提到哈萨巴拉14世的政权。如果有人知道哈萨巴拉14世是谁，我会给他一个奖品。

这也与以色列作为破坏分子的作用相一致，因为它向隔离区和德拉市周围的恐怖主义组织、特别是努斯拉阵线恐怖组织提供支助。在这方面，我要提及昨天晚上发生的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今天的通报人没有提到这次侵略。昨天深夜以色列向大马士革农村省西部的Al-Sabboura发动了一次袭击。以色列战机从黎巴嫩领空发射了两枚导弹——这是以色列占领军想要提高塔克菲里恐怖组织士气的绝望

之举，恐怖组织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大马士革农村省西部地区遭受沉重损失之后一败涂地。

最后，我再次呼吁安理会中那些继续同情经过基因修改的温和恐怖分子的胆小鬼，收回他们在过去五年里出口到我国的野蛮垃圾。如果他们想要这些人，他们应该在欧洲、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本国城市中建立的自治区里照顾这些人。如果你们要这些人就把他们带走。把努斯拉阵线带走，把它的成员带走。给予他们入境签证和居民许可证。他们将在这些国家里成为好的恐怖分子。

我国政府仍然致力于执行其平衡政策，即一方面优先打击恐怖主义这个对叙利亚全境的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另一方面在没有任何干涉和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实现基于叙利亚内部对话的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解决。因此，叙利亚政府仍在等待德米斯图拉先生的邀请，以恢复他在5月中止的叙利亚对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塞内加尔的安全理事会主席任期将要结束，在宣布休会之前，我要纠正一个错误。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我没有感谢、祝贺和鼓励我们今天上午的通报人：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儿基会中东和北非区域主任Geert Cappelaere先生。他们的证词和发言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工作。

此外，我特别高兴地表示，塞内加尔代表团深切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常任理事国及其团队——在整个11月份为执行特别繁忙的工作方案所提供的友好合作。从它们的支持中，我看到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持续承诺，以及把它们每个国家与我国团结在一起的良好关系。

我要感谢秘书处所有成员，首先是潘基文秘书长本人、会议服务处的熟练的技术和行政人员、口译员，以及各位代表、特使和保安人员。我要特别感谢Hasmik Egian女士和整个安全理事会事务管理

团队，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专业精神和随叫随到的服务堪为典范。

我也必须感谢我们在整个新闻界的伙伴，以及派驻联合国的伙伴，特别是在采访区守候的朋友。

这个月将要结束，我们很高兴能够就我们处理的一些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如果没有每个安理会成员的承诺、支持和同意，我们不可能单独取得这种成就。在我们主席任期结束之际，我知道所有成员都希望与我一起祝愿将在12月担任主席的西班牙代表团取得圆满成功。

下午2时15分散会。